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二十一讲

独异于人

第二十章 · 老子唯一一次写「我」

全书都在讲「圣人如何」，只有这一章讲「我如何」——
他把自己写成了一个不合群的人。

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独

本讲脉络

三幕 · 一声之差 · 三家母亲

一句话讲本章：**他先问了一句「相去几何」，剩下的整章都在回答自己。**上一章话是对统治者说的，这一章话是对自己说的——对外能开药方，对内只能交底。

壹

一声之差 03 – 06

唯与阿、美与恶、人之所畏——礼制怎么用一声应答分出尊卑，邹忌又怎么被三张嘴骗了。

贰

众人与我 07 – 11

八组对照、太牢与春台、一床盖不全的被子——黔娄的谥号为什么叫「康」。

叁

贵食母 12 – 19

婴儿未孩、林回弃璧、三家母亲的三种动词——食、报、忆。

幕一 · 03—06

一声之差

"唯之与阿，相去几何？"

门槛前两双鞋，一双摆得端正，一双歪着散开——

差别就这么点，可人被分成了两等。



唯之与阿：一声分三等

儒家先立规矩

> 父召无诺，先生召无诺，唯而起。
>
> 《礼记 · 曲礼上》　郑玄注：「应辞唯，恭于诺。」　孔颖达疏：「其称诺，则似宽缓骄慢。」

父亲叫你，你答一声「诺」，就是失礼——同样是答应，声音急一点才叫恭敬。老子说的「阿」更狠一分：楚简、帛书正作「呵／诃」，《说文》：「诃，大言而怒也。」

唯	低声 · 急促	晚辈答长辈。答着就已经站起来了。
诺	宽缓 · 近慢	尊对卑，或平辈。语气一松，礼就掉了。
诃	大言而怒	已经不是应答，是斥责。王弼本写作「阿」。

同一张嘴，三种声调，人被分成了三等。老子问「相去几何」，不是问差多远——是问：**这么点声调之差，凭什么定了尊卑？**

邹忌问美

上 · 三问三答，一句没变



邹忌修八尺有余，而形貌昳丽。朝服衣冠，窥镜，先问其妻；不自信，又问其妾；旦日又问来客。徐公，齐国之美丽者也。

妻	「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君也！」	多给了一个「甚」
妾	「徐公何能及君也！」	「甚」没了
客	「徐公不若君之美也。」	连反问都不用了

明日徐公来，孰视之，自以为不如；窥镜而自视，又弗如远甚。

> 三句语法一层比一层退，**可答案一个字没变**——三个人同时指着同一面镜子，说同一句话。

三个理由，一个都不在镜子里

下 · 人之所畏

> 暮寝而思之，曰：「吾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畏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于我也。」
>
> 《战国策 · 齐策一》

私

偏爱。她不是撒谎，是真那么看。

畏

惧怕。她不敢说实话。

有求

有所图。他说的是他需要的。

三个理由，没有一条关乎容貌。这就是「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」的另一面：你听到的判断，先经过别人的处境，才到你耳朵里。陈鼓应注此句：不是让你随大流，是说众人所戒忌的，你也不可不警惕——「不必特意去触犯」。

> 一张会漂的尺子，量不出固定的长短。老子不劝你去砸尺子，他只提醒你：**那不是你的手。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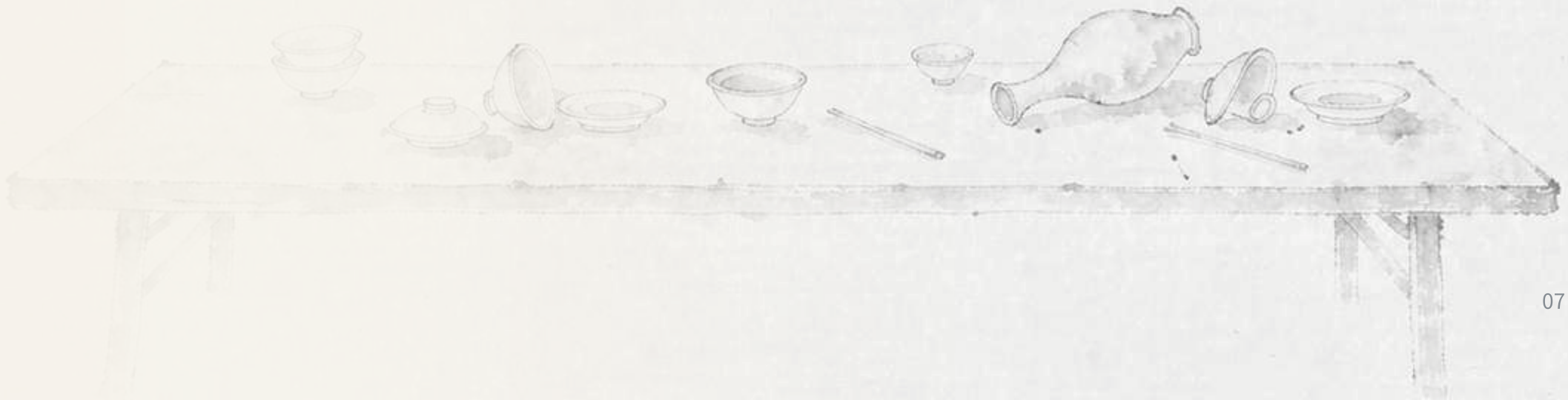
幕二 · 07—11

众人与我

"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。"

八句话，八组对照。老子把自己摆在天平的另一头——

宴席散了，碗还在桌上。



八组对照

全章最工整的一段 · 十四句

众人 · 俗人	我
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	我独泊兮，其未兆
众人皆有余	而我独若遗
俗人昭昭	我独昏昏
俗人察察	我独闷闷
众人皆有以	而我独顽且鄙

这一段里「独」字出现六次。他不是在比较，他是在**点数**——一个一个数过去，看自己跟世界差在哪几处。数完，他没有把自己改回来。

太牢与春台

热闹的两个最高级

如享太牢

牛羊豕三牲齐备，古代最隆重的一顿。不是家常饭，是举国同庆的那一顿。

如春登台

春天登高台。看得最远、风最好、人最多——一年里头最该出门的那几天。

注意：老子用的是两个**最好的**场景，不是为了贬低它们。他没有说众人都错了，他只说「我独泊兮，其未兆」——泊，是船靠岸停住；未兆，是还没有一点迹象。

> 船停在岸边，不是船坏了，是还没打算开。

再往下才是那句「沌沌兮，如婴儿之未孩」——他把自己一路退到了还没学会回应的样子。这个「未孩」，留到幕三细说。

热闹是真的，我不在热闹里也是真的。**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，不必互相定罪。**

一床太短的被子

上 · 黔娄之死



鲁黔娄先生死，曾子与门人往吊。上堂，见尸在牖下，枕墼席槁，缊袍不表，覆以布被，**手足不尽敛——覆头则足见，覆足则头见。**

曾子看不过去，说：斜引其被，则敛矣。把被子斜一点拉过来，就盖全了。

> 斜而有余，不如正而不足也。
>
> 生时不邪，死而邪之，非先生意也。
>
> 《列女传 · 鲁黔娄妻》　曾子不能应

这就是「我独顽且鄙」的实物版本——被子短一截，是他自己选的短。宁可盖不全，不肯盖不正。

谥号为「康」

下 · 有余在「不要」里

曾子问谥。妻曰：「以康为谥。」曾子不解：先生在时，食不充口，衣不盖形，死则手足不敛，旁无酒肉——生不得其美，死不得其荣，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？

> 昔先生，君尝欲授之政，以为国相，辞而不为，是有余贵也；君尝赐之粟三十钟，先生辞而不受，是有余富也。彼先生者，甘天下之淡味，安天下之卑位，不戚戚于贫贱，不忻忻于富贵。
>
> 《列女传 · 鲁黔娄妻》　曾子曰：「唯斯人也，而有斯妇。」

> 别人的「有余」在仓里，他的「有余」在「不要」里。

留意曾子的位置：他两次用常理去量——被子该拉斜、谥号该称美——两次都被驳。这不是抽象对比，是儒道对话的现场：一个懂礼的人，遇上一个不要礼的人。

「独若遗」不是少了，是**把「不要」也算进了家当**——账本一换，「有余」这两个字就搬了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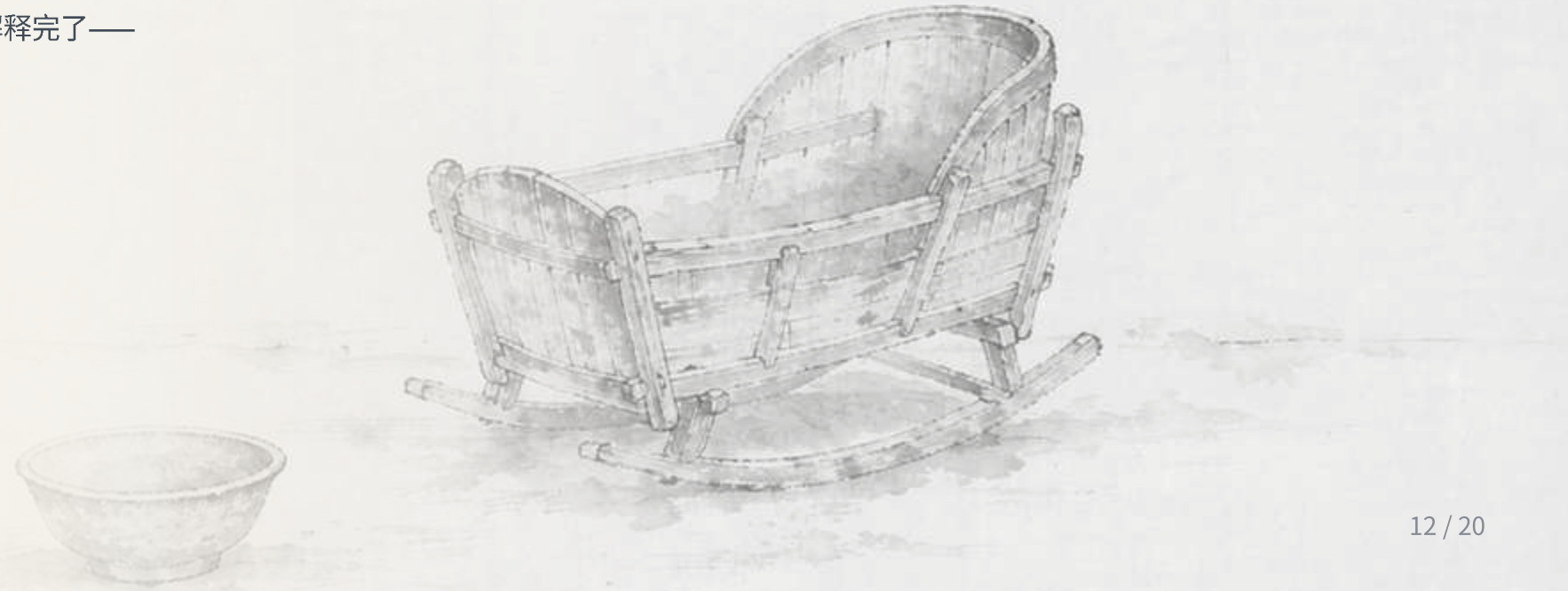
幕三 · 12—19

贵食母

"我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。"

全章最后五个字，把前面所有的不合群都解释完了——

一只空摇篮，一只陶碗。



如婴儿之未孩

退回那一声应答之前

> 沌沌兮，如婴儿之未孩。

「孩」同「咳」，指婴儿的笑声。「未孩」不是不会笑——是还不会**应答**。你在逗他，他还没有那个「该给什么反应」的程序。

未孩 还没有应答 › 唯 学会恭敬 › 诺 学会怠慢 › 诃 学会呵斥

↑ 老子说自己停在最左边那一格。学会应答，就是学会排序；学会排序，才会有一声之差。

所以「沌沌兮」不是骂自己笨，是申报一个位置：**那些分别还没在我身上长出来**。陈鼓应释「愚」为淳朴、真质的状态，并认为老子把「愚人」看作修养的最高境界——这是一句申报，不是一句自贬。

> 他说自己像婴儿，不是说自己幼稚，是说自己**还停在「分别」之前那一格**——不是不会分，是不想分。

林回弃璧

算账算不出来的那一笔



假人之亡，**林回弃千金之璧，负赤子而趋**。或曰：「为其布与？赤子之布寡矣；为其累与？赤子之累多矣。弃千金之璧，负赤子而趋，何也？」

> 彼以利合，此以天属也。
>
> 以利合者，迫穷祸患害相弃也；以天属者，迫穷祸患害相收也。
>
> 《庄子 · 山木》

算账：孩子卖不了钱，还要吃饭，抱起来还沉——怎么算都该背那块玉。庄子紧接着补了一句：「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」那个「淡」字，正是老子的「泊兮」。

> 有一类关系不在账本上。它不是「值」，是**「属」**——所以弃璧那一下，他连犹豫都不必。

贵食母：两个字，两条注

全章最后五个字

王弼《老子注》

食母，生之本也。

人者皆弃生民之本，贵末饰之华，故曰我独欲异于人。

河上公《道德经注》

食，用也；母，道也。

我独贵用道也。（河上公给这一章题的篇名，叫「异俗」）

两读不必择一：一个说**在道那里吃**，一个说**拿道来用**。前者是婴孩，后者是匠人——老子这一章，把自己写成了前者。

王弼那句注最狠也最省事：把「本」和「末饰之华」并排一放，全章的分野就出来了——一个是根上的供给，一个是表面上的装饰。头衔、位次、评语，都是末饰之华。

> 全章唯一一句解释「我为什么跟你们不一样」的话，答案不是「我比你们高」，是**「我有妈」**。

三家母亲：食、报、忆

同一个关系，三种动词

维度	道家	儒家	佛家
出处	《老子》第二十章	《诗经 · 小雅 · 蓼莪》	《楞严经 · 大势至圆通章》
原句	食母，生之本也	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……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	如母忆子；子若忆母，如母忆时，母子历生，不相违远
动词	食	报	忆
逻辑	吃就够了，不必还	恩大如天，还不到头	要相应，要念着

> 儒家记恩，佛家记念，道家只记饿。**《蓼莪》那九个「我」字密得让人喘不过气——恩重，是因为记着；老子一个字都不记。**

三组异文

并列 · 不定论

一　「阿」还是「诃」——一声之差，差在态度还是差在暴力

王弼本作「阿」，郭店楚简与帛书作「呵」，帛书甲本作「诃」。《说文》：「诃，大言而怒也。」高亨谓「阿」是借字。若是慢应，只是态度；若是怒斥，已经是暴力。

二　「善之与恶」还是「美之与恶」

王弼本、河上公本作「善」，楚简与帛书作「美」，陈鼓应认为当作「美」，与第二章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」同脉。另外「相去若何」，楚简、帛书乙本、河上公本均作「相去何若」，才与上句「几何」押韵。

三　「不可不畏」还是「亦不可以不畏人」

帛书乙本：人之所畏，亦不可以不畏人。多一个「人」字，指向就变了——从「大家都怕的东西，你也得怕」，变成「那些被人所畏的人，你也不能不畏他」。刘笑敢指出，这类多字少字常是抄者按己意增删的痕迹。

> 还有一条最要紧的：**郭店楚简本此章只存开头四句**，「荒兮其未央哉」之后整段自画像全无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读到的那幅「老子自画像」，比他的名言晚——它出现在帛书本里。

清高，还是难受着？

一处必须正面处理的误读

先泼一盆冷水：**全章没有一个「乐」字。**他没有一句说自己自在。今天讲「做自己」的话术，结尾多半落在自由、通透、爽——老子这里没有补偿，他把代价原样写了下来。

傈傈兮，若无所归

疲倦、闲散，像没处可回

澹兮，其若海

像缓下来的海面，宽，也空

飂兮，若无止

像风，停不下来的那种

所以这一章不是「我比你们高」，是「我退出来了，代价我认」。而且他留了三重分寸：全章没有一句「你们也该这样」；「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」——不必特意去撞墙；陈鼓应讲这一章，用了一个词：**疏离感**。

> 分量不在「他敢不合群」，在**「他难受着，也没回去」**——合群要付账，不合群也要付账，他只是选了一张自己还得起的单。

三家坐标

同一章，三种站位

维度	道家	儒家	佛家
一声之差	相去几何——先问差多远	唯恭于诺——先把差定死	无分别——连差都不立
众人与我	独异于人——退一步，不争	群而不党——在群里守分寸	远离愦闹——先离境再修心
与母的关系	食——受养，不记账	报——受恩，必偿还	忆——思念，求相应
各自的分工	守住那个「生之本」	给世界一套可走的规矩	让心从分别里出来

> 儒家替世界立法，佛家替心松绑，道家替那个**不肯入座的自己**留了一个位置。

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

道家 · **食** —— 食母，生之本也

儒家 · **报** —— 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

佛家 · **忆** —— 如母忆子，子若忆母

他不是不合群，他是知道自己吃的是谁的奶。

下一讲 · 第二十一章　孔德之容（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——道第一次显影）

独